

江湖遗恨

二卷

杨子忱 著

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PDG

内容简介

这是一部长篇历史武侠小说。

书中所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。明亡清兴，遗下三名反清人物：一是闯王李自成的独生女儿李翠微，取号白蛇仙子；一是明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女儿长平公主朱明英，取号神猿通天手单臂公主；一是清平西王吴三桂的义子李宝柱，取号云南叟盖天侠。这三个人，既与大清王朝有仇，又相互怀恨，矛盾错综复杂，关系微妙特殊。他们为了报仇雪恨，各立山头，独创巢穴，弟子云集。朱明英以云南女儿沟为据点，培养出一百零八名女侠；李宝柱以云南老黑峪为核心，培养出一百零八名男侠；李翠微以湖北九宫山和河南老君山为阵地，培养出男女各半共一百零八名侠客。这些男女侠客，皆为失身女子所生，为有母无父少年英雄。三派人物在相互打斗中，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、匪夷所思、妙趣横生的活剧，令人哭，令人笑，令人痛，令人爱，扼腕顿足，魂牵梦绕，揪心动脾。书中再现了明末清初这个历史阶段中的许多重大事件，诸如努尔哈赤的崛起，吴三桂引清兵入关，李自成大顺军的兴亡，以及吴三桂反对削藩在云南称帝反清等等，均给读者以立体的知识启迪。书中人物众多，个性独具，场面宏阔，情节紧张，故事热闹，险象环生。男女英雄侠肝义胆，仇杀中存爱恋，血泊中生真情，冷酷中见大义，凶狠中现人性，构成了情节小说千古绝唱。其中武打知识丰厚，可谓一部武谱要典珍籍，为一般武侠小说所不具备。这是中国大陆著名作家杨子忱先生艰刻、苦心创作的一部力作，作者以真名实姓署之，是对当前武侠小说界的挑战，真正有底气者才敢如此。

本书为一卷、二卷、三卷、四卷四卷本。

第十六回 青天官难断青天案 糊涂僧易了精涂情

话说康熙三十一年正月，河南许昌府来了一位清正廉洁的知府大人，名叫郎月明。郎月明上任后，不到三个月，只把个许昌府所属地面的冤案、假案、错案、积案审理得一清二白，处理得非常妥当，颇得民心。因此，人们给他送了一个美号，都叫他“青天郎”。青天郎这个名字，自然是说他为官清正，办事清白，断案清楚，又逢他的名字有“月明”二字，因此加了这个尊称，那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。

这日正逢五月天气，风轻云和，艳阳高照，春暖花开，景色宜人。这天，青天郎端坐在书房里读书，忽听得班头戚方亮来禀，说门外有人前来喊冤告状。

青天郎传话道：“将告状之人带上堂来。”

待班头戚方亮前去传人之时，青天郎已带领黑红师爷、捕快三班及衙役、差人等，来到大堂。

青天郎，自从到许昌府上任之后，就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，不许私下接状，有事大堂公议。这样，既免得自己私收贿赂，也避开他人猜疑。

待青天郎于“明镜高悬”匾额之下、碧海红日图画之前的案桌边坐定，班头戚方亮便将那喊冤告状之人带上堂来了。

青天郎抬头一看，见这人六十多岁，鬓发斑白，胡须飘洒，衣着褴褛，但尚洗得干净。这时，他见了青天郎，便双膝跪倒，口呼道：“青天大人，给小民做主，我有冤枉之事。”

青天郎说道：“抬起头来。”

那人抬起头来，青天郎一看，见这人，虽然岁数不小，却是眉清目秀，面堂宽宽，不像个浑浊歹人。

他望了一会儿，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”

“小老儿姓谢，名安，因为我从来不敢惹事，因此人家都叫我谢老安。”

“谢老安，你是哪里人氏？”

“家住许昌城内西八胡同道北，左边是万花桥，右边是百草栈。家中也没有别人，只有我和小儿二人，老伴在二年前已经过世了。”

“你有何冤，从实说来。”

“我的冤案，是我家老爷邹太昌所促成，因此我要告他。”

“你家老爷怎样为你促成冤案？”

“青天大人，我说了后，请一定要给我公断做主呵。”接着，谢老安就讲述起来。

原来，谢老安的儿子，名叫谢恩荣，今年二十岁了，好不容易才给他上个媳妇。聘礼已下，今年八月就将成婚。他还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想要讨些脸面，在老亲少友面前也好看些。要说缺钱，出去一借，就凭着谢老安的为人，多少也能借来。可是他不肯讨那个麻烦。再说借贷父债子还，早晚是个麻烦事。所以他想出去打个勤工，卖个杂役，挣个三十两二十两银子的。偏巧，正这时，他家的对过邹员外邹太昌家中，缺少一个打勤杂的，谢老安的条件还正相应，便被雇去，

在邹家当上了短期勤杂工。

谢老安上工后，很勤勉，又不说闲话，不讨人嫌，受到了邹员外的喜欢。当时，在邹家打短工的还有不少，有帮厨做饭的，有移花栽木的，有打扫庭院的，有劈柴担水，有修理门窗的，加上谢老安，不多不少，整整十位。

一天，也是赶上邹员外一时高兴，便把大家唤进屋来，让看一件宝贝。大伙也都觉得事情新鲜，又是老爷赏脸，便都蜂拥着来到邹员外的里屋。

里屋，是邹员外供佛像的地方。那佛像共有三尊，有南海观世音菩萨，有地藏王菩萨，有大肚弥勒佛。这三尊佛像中，只有南海观世音菩萨像是金的，其他两座都是铜的。邹员外指着那尊南海观世音菩萨佛像，说道：“我是本来就想供奉这一尊佛的，但是我考虑这是一尊金佛，要一旦不慎丢失了，不仅损失大，对佛祖也是不尊。因此，我才请了另外二尊佛，将这三尊佛放在一起，那尊南海观世音金佛像就不易被看出来啦。今天我这是感到高兴，才把大家请来，让大家开开眼界，只是请大家不要在外乱讲就行了，免得人多口杂，传扬出去，惹是生非，事情不能不防。”

谢老安本是没打算看的，当时正忙着洗茶盘茶碗，安排茶几。可是，他见众人都去看过了，自己不去看反而觉得不太近人情，便也凑过去歪脖看了一眼。

可是，当日就发生事了。邹员外的金佛像竟不翼而飞，丢失了。

邹员外闻知，查点了他们在院内干短工的十个人，发现谢老安比那九人都穷，又忙着给儿子娶媳妇，定有用钱之处。因此，便说他把金佛给偷了去。谢老安感到委屈，百般解释。

可是，邹员外硬是不听，还非要将他送交官府查办不可。多亏他为人厚道，有不少亲朋故友，大家在邹员外面前给他求了不少的情，这才使邹员外改变了主意，要他在几天之内，出去讨弄钱财和银两，将这金佛按价赔偿。可是，因金佛像价格太昂贵，一时弄不到那些钱。谢老安的儿子谢恩荣又是个孝子，见摊了此种嫌疑，打算媳妇也不娶了。后来总算是把这笔钱凑够了，让儿子送到邹员外家。哪知，事情又出来了。亲家那面得知后说：“姑娘啥样人家不能给，怎么偏给一个小偷之家。”

就这样，这门亲事也黄了。谢老汉真想一死了之，但是怕死后，这笔冤枉债还要落在儿子身上。他闻知知府大人是个青天大老爷，断案如神，这才抱着一线希望前来鸣冤，请大人给他做主。

青天郎听后，吩咐道：“先将谢老安带下，然后传邹太昌到大堂上来。”

许昌府知府衙门离邹太昌家居住的西八胡同很近，邹太昌在家闲居没事，不多一时，便被带上大堂来。

邹员外头戴绛紫缎子员外巾，顶梁镶着玉佩，身着绛紫色员外服，平领宽袖，上带着大月亮花，团团簇簇。面白如玉，银须飘洒。

他进屋后，没有下跪，立在大厅之上。

青天郎知道这人不是白丁，是个有功名之人。

青天郎望了一下后，问道：“你可是邹太昌吗？”

“回大人话，小民正是。”邹太昌道。

青天郎道：“现在，有人告你诬良为盗，你可知是哪件事吗？”

邹太昌道：“回大人话，小民知道，是指我家金佛被盗一事。”

青天郎道：“那么，就请你把事情原委讲清，也好便于本部堂核对，审理。”

邹太昌听了后，便将案情经过叙述一遍。

青天郎听了后，问道：“你让大家看你家金佛目的何在？”

邹太昌道：“回大人话，金佛本是自家祖传，让大家看看，不外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富有，并没有逗引、唆使和诬陷他人之意。”

青天郎道：“你认为谢老安偷去了你的金佛，证据确凿吗？”

邹太昌道：“回大人话，其实谢老安偷金佛与否，我也没看见。只是从一些事情上推断而已。至于我让他凑钱赔，也是一种督促办法，主要是想让他把金佛送回。如果他实在没有拿金佛，他家又穷，也拿不出几个钱来，此事也就不了了之。今天，既然大人审理此案，我也请大人明鉴，帮我把金佛找回来。以免冤枉好人。”

青天郎听了后，说道：“我再问你，你家的金佛是那十个人都看到了吗？”

“九个杂役，加上谢老安，共十个人，全都看到了。”

“这些人现都在吗？”

“除谢老安前来告状外，其余九人都在本府干活，一个不少。”

青天郎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请听本官为你断案。”

邹太昌答了一声“是了”，便由班头带下，安置于客厅。这时，他才发现谢老安已在对面坐着。

不多一时，班头戚方亮遵照青天郎的吩咐，去邹太昌家中，将那九名勤杂工传来，带上大堂。并将谢老安也带到堂上。

青天郎用严厉的目光环视了一下跪在下面的十人，喝道：“你们哪个偷去了邹太昌的金佛，当如实招来。”

这十人都先后答道：“未曾偷邹太昌家中金佛。”

青天郎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只得请城隍帮助审案了。”

青天郎把班头戚方亮叫到跟前，悄悄地嘱咐一遍。不多时，戚方亮将许昌府内城隍庙城隍的神牌请来，放在知府衙门的东厢房内供桌上。又将一面铜镜放于城隍神牌之前。最后，将东厢房的窗户用黑红两层布挡上，一点光线也不透。就连供人出入的房门，也用这种黑红两层布帘罩上了。

待这些事办完，青天郎让班头戚方亮将自己用来办案的案桌抬到外面，对着放城隍神牌的东厢房的门口，把一切摆放停当。那案桌上所用的器物，什么笔墨砚池，惊堂木和竹签等，都一概俱全。青天郎看了看，点了点头。让人将有关人等，带到跟前来。闻声，已有班头将十名有嫌疑的人带来，分立在案桌右前面。接着，黑红师爷、捕快三班、差人衙役等，也都分班列序，各就各位。

这时，青天郎将惊堂木一拍，眉毛立起，怒目圆睁，喝道：“好你个城隍，你本是上天玉帝所派，前来许昌帮助理事，明察人间不平。怎奈，你在这里只是枉受香火，不务正事，使得民间冤案百出。为此，我才开堂找你。今有冤案一起请你协助审理，要你找出偷盗金佛之人。这是你立功赎罪的时候，望你认真办案，不得有误。”

邹太昌及谢老安和另外九个有嫌疑的人听了，都有些莫

名其妙。正在大家这样猜想时，忽见青天郎趴在案桌上睡了，只睡得打着呼噜，发着山响。

黑红师爷见状，想要去叫醒他。班头戚方亮看了，说道：“不要惊动他，这可能是魂魄出体，与城隍核计事去了。”

果然，青天郎睡有半柱香的功夫，忽然醒来，将头抬起，用手揉揉眼睛，说道：“方才，我到城隍那里走一趟，城隍告诉我说，那个偷金佛的人就在你们十个人里面，城隍要亲自一一过目。看的办法是这样：在这东厢房屋内，放着一张案桌。案桌上放着城隍的神牌。在城隍神牌前，放着一个铜镜。那个铜镜，专门用来照偷金佛的人的。一会儿，你们十个人，都依次到东厢房屋里去，用那铜镜照一照，不是偷金佛的人，照也照不上，是偷金佛的人，想跑也跑不了，影子非照上不可。这样一来，就会真相大白，谁也不能受冤枉了。现在，我还是想问一下，你们之中，谁要是偷了金佛，怕照出来，莫不如当我面讲来，也免得麻烦。”

十个人等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你看看他，没一个投案自首的。

青天郎看了看，说道：“好吧，我看你们也不会自动坦白，还是请城隍帮助断案吧。”

青天郎说着，把一个竹签抽起，扔在地上，说道：“班头戚方亮，立即带谢老安等十人，到东厢房去接受城隍审理。要记住，要将门窗看好，不要让他们跑了，以免城隍怪罪。”

“是！”班头戚方亮听了青天郎的吩咐后，便依次将十人领进东厢房，而后将门窗封好，使其无有一丝儿光透入。

大约过了半柱香的工夫，班头戚方亮带领十人由东厢房屋里走出来，来到青天郎的案桌前。

青天郎向班头戚方亮问道：“那些人等，可都由城隍神牌前面经过了。”

戚方亮答道：“都由城隍神牌前面经过了。”

青天郎问道：“看那情景，是都用铜镜照过了。”

戚方亮答道：“是都用铜镜照过了。”

“那好，现在就让我将偷金佛之人找出来吧。为了避免出差错，请你们十位把脸转过去，不要面朝着本官，只把手背在身后就可以了。我从背后就能认出谁是偷金佛之人。”

青天郎说完，便让十人将脸转过去，一字排开，双手向背，站立在原地。

青天郎走到第一个人背后，看了看那倒背的双手，晃了晃头。

他走到第二个人背后，看了看那倒背的双手，又晃了晃头。

青天郎一连看了八个人，都接连地晃了晃头。

当他看到第九个人时，马上立住脚步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胡仙。”

“胡仙？挺好的名字。”青天郎说着，把脸转向大家，“现在，偷金佛的人已经找到了。”

大家听了后，问道：“谁？”

“谁？就是这个胡仙。”

胡仙一听这话，吓得“扑通”跪倒在地，说道：“请青天大人饶罪。”

青天郎问道：“那个金佛是你偷去了吗？该不是冤枉吧。”

“那个金佛是我偷的，不是冤枉。”胡仙说道。

“抓贼抓脏，抓奸抓双。既然金佛是你偷的，那就请将赃物交出来吧！”

胡仙交待了金佛所藏地点。不多一时，已有捕快三班将赃物搜出带来。

现在，人赃俱全，确认无疑了。但是，大家还有些疑虑。心想，难道这真是城隍审出来的吗？

青天郎见大家有疑，便吩咐班头戚方亮当着大家的面把事情讲明。

班头戚方亮听到吩咐后，要胡仙把双手举起，让大家看看。

待胡仙把手举起时，只见他的双手白白净净，没有任何痕迹。

班头戚方亮又让另外九人将双手举起，叫大家看看。

大家一看，见那九人的手指上都抹得黑黑的，像是灯胭脂之类的东西涂过的。

然后，班头戚方亮又将东厢房门打开，将那案桌上放在城隍神牌前的铜镜拿给大家看。说道：“这个铜镜的后面，抹有灯胭脂黑炭。如果有人摸了铜镜，势必那些灯胭脂要抹到手上；如果你没有摸铜镜，当然手上也不会染黑了。现在，问题在于为什么有人敢摸，有人不敢摸。方才大人已经讲明，这个铜镜只能照出偷金佛之人。那些没有偷金佛的人，自然敢拿铜镜去照，而真正偷金佛的人，自然是不敢拿铜镜照了。因此，断定胡仙是偷金佛之人。”

大家听了，都感到惊奇，认为青天郎断案如神。从此郎月明的这个青天郎绰号传得更远了，附近一些难办的案子都愿找他来断。他竟然成了河南一名清正廉洁的奇士。

这天，他刚刚将这起案子审理完毕，要回到后屋休息，就听得又有人击鼓鸣冤。

青天郎看了看，便走上堂来，准备连续审理。

他的这个做法，却引起了身边的捕快三班，黑红师爷和衙役差人等的不高兴。心想，你不休息，还不让大家休息。但是，这些人的不高兴也只能是憋在心里，不好讲出来。

现在要审理的这是一件积案，是由许昌县转来。喊冤者是一个女子，名叫黄张氏。是替她哥哥双黄蛋鸣冤。“双黄蛋”，真名叫黄二皇。这个案子，本来是在许昌县审理。可是，黄张氏见许昌县不予认真审理，县官是个贪脏受贿之人，案子多年不结。黄张氏听说许昌府知府青天郎是个清官，断案如神，这才将案子申诉到知府衙门来。

这是一起奸杀人命案。事情是这样的。

许昌城东八胡同，有个米铺名叫裕昌源。裕昌源米铺的伙计姜六一，有一个美貌的妻子名叫“万人迷”。万人迷当闺女在娘家时，与双黄蛋东西院为邻，被双黄蛋勾引成奸。待万人迷与姜六一成婚后，便与双黄蛋的关系渐疏，到后来也就不相往来了。但是，万人迷虽然与双黄蛋断绝了往来踪迹，却又与一个外名叫“量天尺”，真名白玉清的扯上了。

白玉清与万人迷的事，弄得很诡秘，姜六一一点也不知道。

一天，姜六一做完生意，由米铺回家，走在半路上，听一群跳蹦绳的孩子在唱道：“跳跳跳，一四七，街东有个姜六一。六一是个乌龟头，缩着脖子去卖米。”

姜六一听了后，好生发怒，向群童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骂我是乌龟头？”

一个孩子答道：“不是我们骂你是乌龟头，因你确实是个乌龟头。”

“怎么见得？”姜六一问道。

“你的老婆万人迷，常与量天尺在一起睡觉。这样，你不是乌龟头还谁是乌龟头？”

姜六一听了顽童的话后，并未十分相信。但是，他也觉得这里一定有因由，无风不起浪嘛！于是，他决定试一试，看看到底是真还是假。

他回到家后，告诉万人迷：“我明天出门，去收欠帐，大约得三两日才能回来，望你早早晚晚的多注意一下门户，省得家中的粮米、柴草遭受损失。”

万人迷答道：“有事你自管去好啦，自打与你成婚后，看哪时给你舍了米扔了柴的。”

第二日清晨，姜六一便假意的带了几件随身衣服，匆匆地走了。他在米铺里忙乎一日，傍黄昏日落时，便悄悄地回到自家后宅，贴着墙角窥视着行人和家门。

果然，不多一时，便有量天尺来到门前，轻轻地拍了三下门板，接着便有人把量天尺迎了进去，随后把门关上了。

姜六一看明白，心如火焚，便去街南万盛炉买了一把卖肉用的大砍刀，揣在怀里，然后匆匆地赶回家。这时，已是上灯时分，屋内并没点灯，黑黑的。

姜六一开开板门，进得屋来，悄悄地用手一摸，便将一把发辫抓在手里。他从怀里掏出大砍刀，就是狠命的一刀，将那脑袋砍掉，顺手扔在地上。待他再去摸万人迷的脑袋时，却是怎么也摸不到。他又不好划火点灯，怕被别人看到。他摸了一会儿，见没有摸到，便将大砍刀丢进烟囱里，将所带的

几件衣服换了，便逃了出去。

那么，万人迷哪里去了呢？”原来，姜六一开门进屋时，即被她发现了，知道是凶多吉少，便悄悄地溜入到床底下，隐藏起来了。

姜六一也没有跑多远，而是在鄢陵县城隐藏下来。他想，两个多月没见动静，这事情可能是过去了，便悄悄地溜回到许昌，准备探听一下消息。他到了几个熟人那里探听，都说万人迷这个时间可学好了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进，整日呆在家里。有时自己不敢在屋，就到邻居陈姥姥家去睡。陈姥姥是个孤寡老人，都七十多岁了。姜六一心特别细，他又到陈姥姥那里打听一下，见与大家所说的一样。于是，他心中的气便消了大半，待天黑人静，便溜回了家。

万人迷见丈夫回来了，殷勤备至，照顾周全。姜六一见他已改好，也就不再计较前事了。于是，两人和好如初。

一天晚饭后，两个人闲着没事，姜六一便问起那天晚上的情况来。万人迷道：“亏你那天晚上做得好事。你走后，我见量天尺的死尸倒在屋里，满地是血，觉得不收拾一下，事情就要暴露。于是，我将量天尺的尸体用菜刀卸了，放在锅中煮烂，将那骨头挑出，放在锅底下火中烧了。将那肉糜和汤汤水水的，用米糠拌和了，然后喂了猪。至于那些血迹，早已被收拾干净了。要不，事情能等到今日吗？”

姜六一听了，自是感恩不尽。

但是，岂不知，墙内说话墙外有人听。他俩说这话时，全被外面的双黄蛋听到了。原来，双黄蛋已搬到他家的旁边，中间就隔着一个厕所墙。双黄蛋偏巧去厕所，便将此事听去了。

自从万人迷和双黄蛋绝情又与量天尺相好之后，双黄蛋

一直怀恨在心。这会儿，他得到这个把柄后，便又去纠缠万人迷。怎奈，万人迷不允。一气之下，他将此事告诉了量天尺的弟弟量地尺。量地尺闻知便到许昌县衙报了案。

许昌县知县名叫胡兰瑞，外号“胡乱断”。接到案子后，便将万人迷和姜六一传来。

万人迷见是双黄蛋供出了她，便决心要叨他一口。待胡乱断审问万人迷时，万人迷便把双黄蛋给咬上了。她说得句句逼真，简直无有半点可泄之处。她说道：“事不相瞒，已到今日，小妇人也顾不得廉耻二字了，只好如实招供。原来，小妇人未出嫁时，便与双黄蛋有不清楚的事。婚后，我本想改好，便与他日渐疏远，但是，这时又有量天尺百般纠缠，无奈，我只好与量天尺明来暗往了。这事，后来被双黄蛋看到，怀恨在心，遂砍杀了量天尺。事后，双黄蛋又逼我将夫害死，以图长期占有我。我不肯答应，他便唆使量天尺的弟弟量地尺捏词告状。望青天大人明察！”

一席话，说得无懈可击。胡乱断遂将双黄蛋收监，原告变成了被告。双黄蛋又送不起礼，于是便屈打成招了。

双黄蛋的姐姐黄张氏今天到许昌府告的就是这起冤案。

戚方亮和黑红师爷听了都觉得案子难断。不料青天郎却说道：“待明天下案到来，两案一起断！”

这真是：

一案未了一案生，冤案更需清明公。

快刀斩麻麻更乱，只要心清事亦清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释两案请出真太守 获一贼识破假知县

话说翌日清晨，青天郎刚刚吃过早饭，就听班头戚方亮来报，说有一个老头前来告状，此刻正等在外面阶前。

青天郎办案心切，便吩咐升堂。

待青天郎落座后，将那人传上堂来，他搭眼一看，认识。

前来告状的人，乃是许昌府当地人，家住许昌城西二道街翠花胡同，是个当地有名的富户，名叫万百千。万百千，虽然家藏万贯，却不小看穷人，还常资助一些穷读书的出去考取功名。为这事，青天郎来许昌府上任之后，还曾拜访过他，并给他亲笔题了一块匾额，上写“乐善好施”四个大字，让其悬挂在大门前，以此倡导善施遗风。

此时，二人在大堂上见了面后，青天郎让班头给设了座，然后开始叙话。

青天郎问道：“莫说家里摊了什么不幸不成，怎么一早就来本府。”

万百千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本不想骚扰贵府，但是没有办法。事情是这样：昨夜人定时分，我刚刚合眼，就听家人来报，说院内来了贼了。我同家人在院内四处察看了一下，见别的东西都没有少，只是典地的八百两银子和一张地契文书

不见了。”

“那么，你看可有些线索否？”

“线索倒是有一个，不过——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青天郎见他不肯直说，便说道：“本部堂官员人等，都是千才，无妨。”

万百千说道：“地契文书是昨天写的，银子是昨天过的。为了安稳起见，当时没有让别人得知，只是经过本县知县黄白黑的手。黄白黑的外号叫‘三色狼’，因为他名姓三个字占了三色，又加上他好酒，好财，好色，为人又狠毒，故得此雅号。当时，办地契文书时，曾到他那里加盖过官印。因为这块地产是官府衙门买，他们准备利用这块地皮修监牢。”

“那么说，你是怀疑县衙偷了你的银子？这可是笑话了。”

“不仅是怀疑县衙，准确来讲，这事与知县黄白黑有关。”

“怎么见得？”

“根据有二。第一，我的这张地契文书，是我亲家松柏柳亲笔写的。松柏柳是个当地知名的老秀才，银子是经他手亲自过的目。这些银子里，有两个银宝，由于拿着不慎，落地摔了一下，将两个银元宝的角摔堆了。当时那地面是青砖头铺的，上面还砸进一些砖头的碎粉末。这是一个铁证，要把黄白黑家的银子拿来对对，如果发现这个记号。便可以定案了。”

青天郎听了，笑道：“这不好办，怎好无缘无故的让人家拿银子，再说人家还是个知县。下面，你再说说第二个根据。”

万百千说道：“第二，他前来行盗时遗下一物，被我家人所得。现在，这个遗物已被我带上来了，请知府大老爷过目。”